

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 历史满文档案及其研究价值

吴元丰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满文部, 北京 100031)

摘要: 满文档案是研究清代历史的最原始、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 具有其他文献资料不可比拟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 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来源、迁徙原因及过程等问题存有争论, 满文档案中的柯尔克孜族资料彻底解决了这一历史疑团。本文详细论述黑龙江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内容及其研究价值, 以满足有关专家学者对该满文档案的利用需求, 推进柯尔克孜族历史研究工作。

关键词: 黑龙江; 柯尔克孜族; 满文档案

中图分类号: C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873(2004)01-0061-08

1979 年秋, 笔者作为一名满文档案工作者, 乘出差到东北之便, 特意到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村考察满语的使用现状, 同时了解到与三家子村相邻的五家子屯为柯尔克孜族聚居村, 但因诸多原因至今未能到五家子屯考察, 甚为遗憾。不过感到欣慰的是, 从 1979 年始, 笔者不仅留心查阅有关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历史的研究文章, 而且在整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有满文档案过程中注意发现和收集有关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档案史料, 最终撰写《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地区考实》一文, 发表在《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 年第 1 期上, 被评为该刊物年度优秀论文。此后, 有关方面的学者和人士都十分关心新发现的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史料, 并希望全面了解。现就新发现的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及其研究价值作一论述, 谨请各位同仁赐教。

一、黑龙江柯尔克孜族历史研究 状况及其史料的缺憾

柯尔克孜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 清代称之为“布鲁特”或“吉尔吉斯”。今主要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另有少部分人聚居在黑龙江省富裕县五家子屯等地。

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引起世人的关注, 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1940 年日本占领东北当局在“关于兴安省四蒙旗土地报告书”中指出, 该旗地界内居有“柯尔克孜八户, 人口四十九, 原现住地是龙江县”^[1]。1943 年, 日本人田村陪同和田清、岛田好两位日本学者调查东北地区蒙古部落时, 又发现了富裕县五家子屯柯尔克孜族, 并在《齐齐哈尔报》上撰文介绍。1944 年, 日本人植原正人专程到富裕县五家子屯, 对柯尔克孜族进行调查, 并写成调查报告——《访柯尔克孜族》一文, 发表在《北方圈》1945 年 5 月号上。植原正人在调查报告内指出:“西部蒙古族(厄鲁特族)的一部依克

收稿日期: 2003-11-20

作者简介: 吴元丰(1956—), 男(锡伯族), 新疆察布查尔人,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研究馆员, 主要从事满文档案整理编目和翻译研究。

明安旗是由新疆迁来的,清高宗乾隆二十年准噶尔部阿睦尔萨纳叛乱之际,土尔扈特部酋长巴桑在伊犁投降清军并当向导有功,清廷任命辅国公。后来请求移住于现在的呼伦贝尔索伦旗,后来又有一部移到现在的依克明安旗。与原地较近的柯尔克孜族可能与他们同时移来的。”^[1]

1958年至1961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全国各少数民族社会和历史进行了普遍调查。当时,对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社会和历史也进行了专门调查,并写成调查报告——《黑龙江省富裕县柯尔克孜族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分历史沿革、经济、物质生活 and 文化生活四大部分,较为详尽。在调查报告内指出:“黑龙江省嫩江草原的柯尔克孜人,来源于新疆。他们原居新疆帕米尔高原天山一带。柯尔克孜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世代以牧为业。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朝征服额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落,俘其首领达瓦齐,后释之,封和硕亲王。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平定了另一个首领阿睦尔萨纳叛乱之际,为了防止其残部的反抗,把一部分被俘者迁到黑龙江来。其中就有一部分柯尔克孜人。”^[2](P99)从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讲,在1940年至1961年期间,虽然没有有关研究成果问世,但毕竟进行了社会和历史调查,形成了两份调查报告,为以后研究工作的开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后因众所周知的缘故,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历史研究工作也处在停顿状态。自1983年起,不少学者和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研究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的历史、经济、文化和风俗,成绩斐然。先后发表的学术论文主要有:胡振华先生的《黑龙江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及其语言特点》、朱国忧先生的《关于富裕境内柯尔克孜族的迁徙原因、年代和路线问题》、张泰湘等先生的《来自叶尼塞河畔的黑龙江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白永贵先生的《富裕县五家子柯尔克孜族村贫困分析及其对策》、杨志军、于学斌先生的《嫩江流域柯尔克孜族源考》、葛若玉先生的《浅谈黑龙江省经济发展进程》、《柯尔克孜族风俗》和《柯尔克孜族》等。纵观各位先生的论文,除经济、文化和习俗三方面外,主要涉及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来源、东迁原因、过程和安置四方面内容。

关于黑龙江柯尔克孜族来源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说法。除《黑龙江省富裕县柯尔克孜族调查报告》提出的来自新疆帕米尔高原天山一带之说外,其余三种说法是:一为来自新疆阿尔泰山一带。葛若玉先生认为,“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一二十三年(1758年)部分柯尔克孜族人从新疆阿尔泰山一带迁到沃野千里人烟稀少的黑龙江省。”^[3]二为来自阿尔泰山和杭爱山区。胡振华先生认为,“富裕县的柯族,是清朝平定准噶尔部俘其首领达瓦齐时,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由阿尔泰山、杭爱山一带被充军迁来的。”^[4]三为来自叶尼塞河上游。张泰湘等先生认为,“富裕县的柯族来源于叶尼塞河上游的柯尔克孜人。”^[5]

关于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的原因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随准噶尔部参加反清叛乱,后作为叛民发配。杨志军、于学斌先生认为,“柯尔克孜族很早就隶属于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时期(1635—1653年),他们就是准噶尔部统治下的民族之一,他们每年必须向准噶尔部上缴实物税,而且在军事上也受准噶尔部的调遣。从柯尔克孜人屡次受准噶尔调遣的事实可以判断,柯尔克孜人参与了准噶尔部的军事行动,而且很有可能作为一支军事力量为其冲锋陷阵。正因如此,柯尔克孜族才认为自己是达瓦齐的子民。他们被迁入东北就是因为参与了达瓦齐的反清割据活动”,“从而作为叛民发配到东北。”^[6]二为随准噶尔部参加反清战争,后作为俘虏流放。朱国忧先生认为,雍正十年,清廷再次对厄鲁特进行战争。“这次战争使厄鲁特受到一定打击,清军俘虏了一部分准噶尔人,流徙于黑龙江地区。”另外,“在乾隆二十至二十三年间的对准噶尔战争中,成千上万的准噶尔人(包括厄鲁特蒙古、柯尔克孜等)被俘虏迁散。有一部分被迫流迁黑龙江等地。嫩江地区的柯尔克孜族就是其中的一部分。”^[7]

关于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的过程问题,主要在东迁的时间和路线上存在分歧。东迁的时间,主要有三种说法。一为雍正十年(1732年)说。该说认为,在雍正十年,清廷与厄鲁特发生战争,“这次战争使厄鲁特受到一定打击,清军俘虏了一部分准噶尔人,流徙于黑龙江地区。这里包括柯尔克兹族。”^[7]二为乾隆二十年或二十一年(1755年或1756年)说。该说认为,“如果像调查

的口碑资料指出的那样,富裕县的柯族是达瓦齐的部属,在他们传说中没有阿穆尔撒纳和清朝的战争,可见东迁是在这次战争之前,即达瓦齐失败之后,乾隆二十年(1755年)或二十一年(1756年)。”^[5]三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说。该说认为,“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由阿尔泰山、杭爱山一带被充军迁来的。”^[4]另外,其迁徙路线,主要有两说:一为北路,通过漠北喀尔喀蒙古草原进入黑龙江地区;^[5]二为南路,通过河西走廊和北京等地进入黑龙江地区。^[7]

关于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后的安置问题,目前基本上不存在分歧,都认为当初东迁黑龙江地区的柯尔克孜族人,分别安置在爱珲、卜奎(即齐齐哈尔)、海拉尔(即呼伦贝尔)、呼兰、巴彦苏苏等五处,并编入正红、正蓝、正白、镶蓝四旗。

通过归纳以往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历史研究状况可以看到,对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的来源及其迁徙原因、过程等三个方面,众说纷纭,分歧较大,各持己见,互不认同,并无定论。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点是,各家都未掌握直接的、可靠的、翔实的史料,一般都依据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的传说、语言、宗教和风俗,并参考相关的文献资料后,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这样,所得出的结论,必然带有一定的推论,缺乏说服力。换句话说,在以往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历史的研究过程中存在一种缺憾,就是缺乏直接的、可靠的、翔实的史料。有学者曾撰文提出:“嫩江流域柯尔克孜族的来源问题一直是民族史学界长期探索而不得其解的难题,其难处就在于史无明确记载,靠历

史文献、地方志资料探寻柯尔克孜族的来源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6]这就说明,仅仅依靠目前已知的文献资料,根本无法解决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的来源问题,必须去发掘新的史料。

二、黑龙江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的由来及其内容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以满族上层为主体联合其他民族的上层建立起来的封建专制政权,历时二百九十余年。有清一代,定满语为国语,称满文为清字。清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满蒙官员,特别是承办八旗事务及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满蒙官员,一般都用满文缮写公文,不准擅自使用汉文,否则重者治罪,轻则训饬。与此相适应,有关诰敕、谕旨、寄信及各部院的行文,也都用满文书写。另外,管理宫廷和陵寝事务官员也不能随意用汉文缮折,而是用满文缮折奏事。因此,有清一代,除大量的汉文档案外,还形成了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一千万件清代档案中,就有二百万件满文档案。

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满文档案中,目前查到的有关柯尔克孜族历史档案共26件,起自雍正十年(1732年)五月十八日,止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十二月十三日。这26件满文档案,分别从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和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内查出,其中奏折7件、咨文10件、札付5件、呈文4件。为了便于全面了解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的情况,现将这部分档案列表录下:

序号	时间	事由	出处
1	雍正十年 五月十八日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委派官兵护送吉尔吉斯人迁往厄鲁特郡王色布腾旺布游牧居住折	军机处满文 录副奏折
2	雍正十一年 三月十六日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请将厄鲁特郡王色布腾旺布属下吉尔吉斯人迁往齐齐哈尔等处折	军机处满文 录副奏折
3	雍正十一年 四月二十八日	靖边大将军锡保为委派官兵护送吉尔吉斯人迁往齐齐哈尔等处事致黑龙江将军札付	黑龙江将军 衙门档案
4	雍正十一年 五月二十一日	署黑龙江将军卓尔海为吉尔吉斯人迁到齐齐哈尔后如何安置事致军机处咨文	黑龙江将军 衙门档案
5	雍正十一年 六月初九日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议奏吉尔吉斯人迁到齐齐哈尔后安置事宜折	军机处满文 录副奏折

序号	时间	事由	出处
6	雍正十一年 八月初五日	署黑龙江将军那苏图为吉尔吉斯人迁到并核查人口数目事致靖边大将军锡保咨文	黑龙江将军 衙门档案
7	雍正十一年 八月初六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委派官兵护送吉尔吉斯人到黑龙江城事致署布特哈总管硕尔泰札付	黑龙江将军 衙门档案
8	雍正十一年 八月初六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委派官兵护送吉尔吉斯人到黑龙江城事致墨尔根副都统咨文	黑龙江将军 衙门档案
9	雍正十一年 八月初六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委派官兵护送吉尔吉斯人至墨尔根城事致署布特哈总管硕尔泰札付	黑龙江将军 衙门档案
10	雍正十一年 八月初八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遣送移驻黑龙江墨尔根二城吉尔吉斯人户口册事致黑龙江副都统咨文	黑龙江将军 衙门档案
11	雍正十一年 八月初十日	署布特哈总管硕尔泰为委派官兵转送吉尔吉斯人到黑龙江城事致黑龙江副都统呈文	黑龙江将军 衙门档案
12	雍正十一年 八月初十日	署布特哈总管硕尔泰为委派官兵转送吉尔吉斯人到墨尔根城事致黑龙江将军衙门呈文	黑龙江将军 衙门档案
13	雍正十一年 八月十九日	墨尔根副都统多奇纳为将吉尔吉斯人编入旗佐并支给粮石事致黑龙江将军衙门咨文	黑龙江将军 衙门档案
14	雍正十一年 八月二十一日	署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告吉尔吉斯人抵达并分地安置情形折	黑龙江将军 衙门档案
15	雍正十一年 八月二十五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酌选吉尔吉斯人充当披甲并遣送披甲名册事致墨尔根副都统咨文	黑龙江将军 衙门档案
16	雍正十一年 九月十四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查核吉尔吉斯人口数目并支给银两米石事致军机大臣咨文	黑龙江将军 衙门档案
17	雍正十一年 九月十四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从吉尔吉斯人内挑取披甲分驻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三城事致兵部咨文	黑龙江将军 衙门档案
18	雍正十一年 十月初六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将吉尔吉斯披甲渐次补充为额定披甲事致黑龙江副都统咨文	黑龙江将军 衙门档案
19	乾隆十一年 五月初四日	署定边左副将军为将居住在喀尔喀地方吉尔吉斯人赏给索伦等为奴事致黑龙江将军咨文	黑龙江将军 衙门档案
20	乾隆二十二年 五月初六日	署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扎布奏遵旨将居住在喀尔喀地方吉尔吉斯人解往黑龙江赏给索伦等为奴折	军机处满文 录副奏折
21	乾隆二十二年 七月二十二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将吉尔吉斯等人酌情分赏给索伦等为奴事致署呼伦贝尔总管阿必西克等札付	黑龙江将军 衙门档案
22	乾隆二十二年 八月初八日	署呼伦贝尔总管阿必西克等为吉尔吉斯等人抵达并分赏索伦等为奴事致黑龙江将军衙门呈文	黑龙江将军 衙门档案
23	乾隆二十二年 八月二十六日	署布特哈总管佛齐保等为报告吉尔吉斯等人分赏本处索伦达斡尔为奴等情事致黑龙江将军衙门呈文	黑龙江将军 衙门档案
24	乾隆二十二年 九月十五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吉尔吉斯等人所带牲畜不必另行抽出分赏事致署布特哈总管佛齐保等札付	黑龙江将军 衙门档案
25	乾隆二十二年 十月十七日	黑龙江将军绰尔多奏报告吉尔吉斯等人分赏呼伦贝尔布特哈二处索伦达斡尔为奴情形折	军机处满文 录副奏折
26	乾隆二十三年 十二月十三日	定边左副将军成滚扎布奏请免乌梁海宰桑鄂诺木官职其部众与吉尔吉斯合编一鄂托克交巴彦管束折	军机处满文 录副奏折

通过以上所列之表,可以全面系统地了解到 有关黑龙江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的基本内

容,概括起来讲,主要反映:厄鲁特郡王色布腾旺布所属和居住在喀尔喀地方的吉尔吉斯人东迁黑龙江地区的原因,以及筹办东迁的具体过程;两批吉尔吉斯人分别迁往黑龙江地区的时间、行走路线和委派官兵护送;迁到黑龙江地区的吉尔吉斯人户口数目、分别挑取披甲和赏给索伦达斡尔为奴、分地安置,以及挑取披甲者发给银两米石;仍留居于乌梁海地方的一部分吉尔吉斯人,与乌梁海宰桑鄂诺木属下人合编一个鄂托克,并任命吉尔吉斯人巴彦为宰桑管理鄂托克事务等情况。

所有黑龙江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记载的内容,在其他文献资料中均不见记载,是研究黑龙江柯尔克孜族历史十分罕见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而且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

三、黑龙江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的研究价值

档案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原始记录,具有原始性、可靠性、客观性和系统性,对历史研究而言,更具有其他史料无法替代的价值和作用,是十分珍贵的史料。从已查到的黑龙江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内容上看,集中反映了柯尔克孜族人先后分两批东迁到黑龙江地区的全过程,而且较为系统和详尽,为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历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有助于解决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疑难问题,推动研究工作更加深入系统地开展。

(一)有助于研究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来源

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来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共有四种不同的说法。这次查到的满文档案内就有一件奏折,对研究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来源具有重要价值。现将该满文奏折汉译如下:

雍正十年五月十八日,靖边大将军·和硕顺承亲王·臣锡保等谨奏,为奏闻事。臣等查得,厄鲁特王色布腾旺布所属吉尔吉斯人二百余户,原先在厄得勒等处地方住牧。伊等由于远离其主而居,不谙法纪,尚未开化。去岁,在贼兵临近之际,喀尔喀部众游牧均已内迁,惟吉尔吉斯人等往外移至特斯之科果尔托罗海地方住牧。臣等曾晓谕察哈尔游牧官兵防范看护。今喀尔喀部众游牧皆已内移,仅吉尔吉斯百余户人居住在外,倘有事端,极为不利。是故,本处咨文该王色布腾旺布,将其属下吉尔吉斯人或移至贝勒班第游牧附近居

住看管,或移往尔王附近地方居住,悉听尔王定夺。若移至尔王附近地方居住较妥,则由尔处多派干练员弁前往吉尔吉斯游牧地,将伊等迁移。等因前去。色布腾旺布派其侍卫车凌扎布、阿穆呼郎等致文内称:为迁移吉尔吉斯人等,我处理应多派人员,但我等游牧即将内移,难以多派,仅委派侍卫车凌扎布、阿穆呼郎等前往。此等吉尔吉斯人,如何迁到我处同住,请大将军·王等裁定。等语。王色布腾旺布因其游牧即将内移,不能多派人员,故臣等召来吉尔吉斯宰桑等加以晓谕,酌派驻防蒙古兵、喀尔喀兵,会同色布腾旺布之侍卫车凌扎布、阿穆呼郎等前往吉尔吉斯游牧,监督迁移,途次加以防范看护,送至喀尔喀游牧。由喀尔喀各游牧依次派兵送至王色布腾旺布游牧居住。为此谨具奏闻。^[8]

该奏折内提到的这部分吉尔吉斯人,后经清廷再三考虑,迁到黑龙江地区居住。因此,可以肯定今日居住在黑龙江省境内的柯尔克孜族先人中有一部分是从特斯河流域迁移而来的。同时,该奏折内也提到,在特斯河流域居住的吉尔吉斯人,原住牧在厄得勒等地,并归厄鲁特郡王色布腾旺布管辖。这不仅确定了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地区之前的居住地,而且为进一步搞清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有助于澄清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地区的原因

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地区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作为叛民发配,二是作为俘虏流放。在这次查到的满文档案内,也有一件奏折,从中可以了解到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的原因。现将该满文奏折汉译如下:

雍正十一年三月十六日,靖边大将军·和硕顺承亲王·臣锡保等谨奏,为请旨事。据厄鲁特王·额驸色布腾旺布呈称:为请转奏事。我所辖之吉尔吉斯人,其兄弟、亲戚多半在噶尔丹策零地方,因而伊等原本心存二意,不愿迁来我处。去岁,大将军洞悉此情,拨给台吉罗布桑达西、理事官高良等三百名兵,看护吉尔吉斯人迁移,不料中途叛逃。圣主悯爱奴才色布腾旺布,又将逃剩吉尔吉斯人赏我。圣主屡施鸿恩,奴才不能回报于万一,惟叩感皇恩外,无言以奏。现钦遵上谕,遵奉大将军·王札付,委派本旗协理台吉乌巴什、王府长史

沙布都克等，拨兵六十名，前往迁移赏我之吉尔吉斯博霍依、巴岱等人。吉尔吉斯博霍依、巴岱等男女人众共同呈告协理台吉乌巴什等曰：我等不去，去亦惟死而已。等语。此等吉尔吉斯人，去岁派兵迁移时遁逃，今拟令迁移，又出此言。伊等本系心存二意不可信赖之人，我蒙古草原并无墙院，且今正值军机之际，噶尔丹策零事宜尚未完结，即便强行迁来我处，伊等作为对我不满妄行之人，恐仍复滋生事端，请将伊等进献圣主。乞请大将军·王悯爱我色布腾旺布，将此情转奏。等因前来。查得，此项吉尔吉斯人理合钦遵圣旨，跟随色布腾旺布委派之员迁往，然伊等意欲留居喀尔喀地方，恐仍有他意。而今正值军机之际，将伊等兼归喀尔喀居住，亦不便管束。臣等请仍照原先乌梁海特楞古特等移居齐齐哈尔等处之例，派遣蒙古官兵，沿途严加看管，送至齐齐哈尔，转交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等。其如何安置之处，请令该将军议定具奏。为此谨奏。请旨。^[9]

由此可见，柯尔克孜族人的东迁，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并非出自情愿，而是在清统治者的强制下进行了东迁。东迁的柯尔克孜族人，既不是“叛民”，也不是“俘虏”，是随厄鲁特诸部台吉、宰桑等内迁归附清廷后安置在喀尔喀地方的。当时，清廷还未彻底解决西部准噶尔问题，战争时有发生。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处于双方交战的前沿一带，而且他们原为准噶尔属民，其兄弟、亲戚内仍有不少人居住在准噶尔控制的地方。清廷为了加强控制和防止滋生事端，将这部分柯尔克孜族人迁居黑龙江地区。这便是雍正年间第一批柯尔克孜族人东迁的真正原因。

另外，乾隆年间第二批柯尔克孜族人东迁的原因，与第一批有些区别，但也不是作为“叛民”和“俘虏”迁移的。在满文档案内，也有详尽的记载。

（三）有助于确定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的具体时间和路线

东迁的时间，主要有三种说法，一为雍正十年说，二为乾隆二十年或二十一年说，三为乾隆二十六年说。据满文档案记载，柯尔克孜族人分两批东迁到黑龙江，第一批于雍正十一年四月底起程，当年八月初抵达黑龙江将军驻地齐齐哈尔；第二批于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初起程，当年七月底抵达黑龙江呼伦贝尔地方。由此可见，以往柯尔克孜

族东迁时间的三种说法都不准确。在查到的 26 件满文档案内，有关柯尔克孜族东迁过程的文件较多。现仅选其中涉及第一批人起程事宜的札付一件，汉译如下：

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靖边大将军·和硕顺承亲王·臣等札付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等，为送往事。据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英诚公丰盛额等奏准咨称：我等具奏，为遵旨议奏事。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靖边大将军·和硕顺承亲王等奏请色布腾旺布属下吉尔吉斯人移居齐齐哈尔地方一折，奉旨：著军机大臣等议奏。钦此。钦遵。臣等议得，据顺承王等奏称，厄鲁特王·额驸色布腾旺布呈称，遵奉大将军·王札付，委派本旗协理台吉乌巴什等，拨兵六十名，前往迁移赏给我之吉尔吉斯博霍依、巴岱等人。吉尔吉斯博霍依、巴岱等男女人众共呈告：我等不去，去亦惟死而已。等语。伊等本系心存二意不可信赖之人，我蒙古草原并无墙院，且今正值军机之际，即便强行迁来，对我不满，恐仍复滋生事端，请将伊等进献圣主。等因前来。吉尔吉斯人兼归喀尔喀居住，亦不便管束，相应谨请仍照原先乌梁海特楞古特等移居齐齐哈尔等处之例，派遣蒙古官兵，沿途严加看管，送至齐齐哈尔，转交黑龙江将军等。其如何安置之处，请令该将军议定具奏。等因。查得，吉尔吉斯人未开化，今色布腾旺布呈称，伊等可疑，请迁居他处。故请照顺承王所奏，将吉尔吉斯人迁居齐齐哈尔等处地方。由顺承王处委派聪明干练员弁告诉伊等曰：尔等不愿迁往色布腾旺布地方，为尔等永久安逸，兹蒙圣主恩准，迁往东部地方，给食钱粮，拨给资产，安居乐业。彼处地方，水草丰美，有利于牲畜繁殖，且林木茂盛，禽兽颇多。先前移居之巴尔虎、乌梁海人等已各臻富裕，俟尔等抵达后即可知晓。现尔等脱离所辖之主，已成为皇上属民，惟当感激皇恩，遵守法纪，勤奋当差，则直至子孙后代永得安逸。若不安分守己，擅自逃亡躲避，滋生事端，则自蹈重罪。等语。在晓以利弊后，将吉尔吉斯人分编三队，沿途依次多派官兵护送。俟至齐齐哈尔，交付黑龙江将军等，照原先安置乌梁海特楞古特等人之例，拨给资产安置，请令奏闻。为此谨奏。请旨。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五日奏，奉旨：著依议。钦此。钦遵。等因咨文前来。故由我处委派和托辉特贝勒班第旗

协理台吉罗布桑达西、喀尔喀萨克彭楚克拉布坦旗台吉巴勒达及蒙古兵,一路看管吉尔吉斯人迁移,送至尔处。俟抵达后,所有吉尔吉斯人如何安置及分住何处情形,著恭查上谕钦遵办理外,将接收吉尔吉斯人之处,出具印结,交给协理台吉罗布桑达西等送达可也。为此札付。^[10]

以上所译的档案文件,概况地说明了第一批柯尔克孜族东迁的决策过程,详细地反映了其分编队伍,规劝东迁及委派官兵护送等具体问题。至于第二批柯尔克孜族东迁过程,在档案内也有详细的记载。依据档案记载,可以完全搞清楚两批柯尔克孜族东迁的整个过程及其有关细节。

另外,其迁徙路线,主要有两说:一是通过漠北喀尔喀蒙古草原进入黑龙江地区,二是通过河西走廊和北京等地进入黑龙江地区。根据档案记载,第一种说法是准确的,经漠北喀尔喀蒙古草原抵达黑龙江地区。

(四)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东迁柯尔克孜族的人口数目、安置地区及其地位待遇

以往研究者认为,当初东迁的柯尔克孜族人约二十七八户,二百口左右,分别安置在爱珲、卜奎(齐齐哈尔)、海拉尔(呼伦贝尔)、呼兰、巴彦苏苏等五处,编入正红、正蓝、正白、镶蓝四旗。限定活动范围,派官兵监视,其地位和待遇都很低下。

现从满文档案来看,史实并非如此。为了便于说明起见,首先挑选一件涉及其人口数目、安置地区和地位待遇的满文奏折,汉译如下:

雍正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署理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印务·奉天将军·臣那苏图谨奏,为奏闻接收吉尔吉斯人情形事。于八月初二日,靖边大将军·和硕顺承亲王·臣等委派协理台吉罗布桑达西等,将吉尔吉斯人送到后,经臣等查看,男丁五十一名,连同家眷共二百七十六名,均已接收,并遵奉军机处大臣等奏准咨行之文,每人各赏银三两。而后,明白晓谕吉尔吉斯人众曰:蒙圣主施恩,将尔等迁来本地,编入旗佐,挑充披甲,每月给食钱粮,谋以永久之生计,故尔等惟当感激皇恩,遵守法纪,勤奋当差,则直至子孙后代永得安逸。若不安分守己,擅自脱逃躲避,则自蹈重罪。等语。吉尔吉斯男女老幼望阙合掌叩拜曰:仰承圣主宽免我等奴婢不愿迁往色布腾旺布附近地方之罪,又施鸿恩,迁来赏银,编入旗佐,给食钱粮,

谋以直至子孙后代永久安居乐业之道,焉能报答,惟时刻感激圣主隆恩,于一切差使,如同犬马竭尽效力,以期报答于万一。等语。是故,将伊等分别派驻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三城,充当披甲。所有赏赐银两及接收时多出人口数目,另行报军机大臣、户兵二部。为此谨具奏闻。^[11]

这件档案是署理黑龙江将军印务奉天将军那苏图为报告柯尔克孜族人安置事宜呈进的奏折,提到第一批迁到的人口数 276 名,分别安置在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三城,充当披甲当差,每月给食钱粮。这与以往研究者所得出的结论有一定差异。另外东迁柯尔克孜族的安置情况,在满文档案内记载的也较为清晰。

据满文档案记载,东迁柯尔克孜族人安置在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呼伦贝尔和布特哈,并未安置在呼兰、巴彦苏苏。其地位和待遇,并非都非常低下,前后两批人之间有差别。第一批人安置在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三城,编入各城驻防八旗内,挑选年轻力壮者充当披甲,给食钱粮,承应官差,享有旗人的身份和待遇。第二批人安置在呼伦贝尔和布特哈,分别赏给索伦、陈巴尔虎、达斡尔官兵为奴役使,身份低下,毫无自由。至于东迁柯尔克孜族人的总人口数,从档案中无法知道确切的数目。这是因为,在档案内明确记载第一批人口数 276 名外,第二批人口数,因与厄鲁特人数混合记载,不知其具体数目。但从厄鲁特、吉尔吉斯人混编三队起程时的各队人数上来看,第二批人口数不会超过第一批人口数,估计有百余。据此估计,两批总人口数在 400 名左右。

总之,满文档案作为清朝统治者在处理政务过程中形成的公文,具有可靠的凭证作用,它是研究历史的最原始、最直接的材料。另外,还能比较清楚地反映事物发展的全过程。换句话说,围绕某一历史事件,往往形成几件,甚至十几件或上百、上千件公文,全面反映历史事件发生的起因、发展过程以及结果。就是说,档案史料的详尽程度远远胜过其他文献,对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有关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地区满文档案的发现和利用,使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历史的研究更加系统完善,且可纠正以往研究中出现的差错,恢复历史的原貌,又能补充有关史籍记载之不足,使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历史研究更加深入。

参考文献：

- [1] 楷原正人.访柯尔克孜族[J].黑龙江民族丛刊,1986,(2).
-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丛刊编辑组.柯尔克孜族社会历史调查[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 [3] 葛若玉.柯尔克孜族风俗[A].陈伯霖.黑龙江少数民族风俗[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
- [4] 胡振华.黑龙江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及其语言特点[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2).
- [5] 张泰湘,等.来自叶尼塞河畔的黑龙江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1,(1).
- [6] 杨志军,于学斌.嫩江流域柯尔克孜族源考[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3).
- [7] 朱国忱.关于富裕境内柯尔克孜族的迁徙原因、年代和路线问题[J].黑龙江民族丛刊,1986,(1).
- [8]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1507—002[Z].
- [9]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1480—001[Z].
- [10]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 1—1733[Z].
- [11]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 2—1733[Z].

[责任编辑:吴雪娟]

The Manchu Historical Files of Khalkhas in Heilongjiang Area and Its Research Value

WU Yuan-feng

(Department of Manchu Written Language, First Historic Archives of China, Beijing 100031, China)

Abstract: The Manchu archives are the most primitive and direct firsthand materials in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thus their importance is far more than other literatures. There have long been more controversies over such issues as the origin of Khalkhas in Heilongjiang area, the cause and the process of their migration. But the materials of Khalkhas in Manchu archives finally work these problems out. The paper recounts the contents and research value of these archives in detail, which can meet the need of some scholars who want to make use of the archives, and develop the research work in the history of Khalkhas.

Key words: Heilongjiang; Khalkhas nationality; archives in Manchu

扩展学术交流合作 发挥学科特色作用

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阿平教授于 2004 年 4 月 10 日前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进行学术访问交流。研究中心主任厉声研究员、原主任马大正研究员、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李国强研究员等予以热情接待。双方介绍了各自主要研究方向、研究成果、研究队伍、发展规划等概要情况,主要就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的有关课题研究与合作进行了探讨交流。厉声、李国强二位专家对有关学术问题给予热情指导,双方对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工程与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历史、文化结合研究的相关学术问题达成共识,并一致希望相互加强学术交流合作,共同为推进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的深入发展作出贡献。

(肖 可)